

華藝出版社 朱蘇進 著

你渴望了解：血火迸濺險象環生的戰爭風雲嗎？你憧憬堅韌而沉重平凡而輝煌的軍旅人生嗎？你對博大而深邃敏感而多情的軍人的心靈世界有興趣嗎？請傾聽來自12位軍旅作家心中的吟唱



朱蘇進，31年生
參軍 作品 射天狼 凝
眸 獲獎：中篇小說 引而不發
第三只眼 絕望
中誕生 孤獨的槍手
祭奠星座 四千年前的閃擊
金色葉片 欲飛
接近于無限透明 長篇小說 懲罰 槍群
醉太平 江蘇作協副主席
中國作協理事

接近于無限透明

中國當代著名軍中作家精品大系

ZHONG GUO DAI ZHU
MING JUN ZHONG ZUO JIA JING PIN DA XI

華 藝 出 版 社

接近于無限透明

朱蘇進著

華藝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书名：接近于无限透明

作者：朱苏进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化工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278 千字

印张：10.25

版次：1993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书号：7—80039—872—2/I·378

定价：6.50 元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平同志文艺思想指引下，军队文学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众多老中青作家以饱满的激情、新颖的手法和独特的文学样式，讴歌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颂扬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人新事，创作并推出了一批在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和价值的文学佳作。为展示军旅文学的新景貌，我社将出版由王蒙、徐怀中、冯骥才主编、冯牧作序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该套丛书首批选用了12位作家的创作精品，每位作家一集，每集20万字左右，包括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文学评论等几种主要文学样式。

为促进军旅文学创作，不断推出军中文学新人，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出版军中作家的优秀作品，希望军内外广大文学名家和爱好者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大力支持！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即将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

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

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仅从首批12种书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

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者的话

我的作品大多是精神自传。其中，主要是我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所以，创作的丰硕往往反过来证明生活的缺憾。

写作真苦，创作却很快活，更快活的是胡思乱想但又一字不着的时刻。总觉得许多最奇妙的念头还没写就逸失了，因此写就成一种追寻，且常有落空的怅惘，就象捕捉空中那片光辉。

想说的话大都在作品里，这里告免吧。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冯 牧 (1)
作者的话	(5)
第三只眼	(1)
绝望中诞生	(96)
金色叶片	(173)
轻轻地说	(222)
接近于无限透明	(250)

第三只眼

“班长，讲人鬼的故事吧。”

“你不怕吗？”

“怕，可我又怕又想听。”

“好累呵……”

——上 篇——

南琥珀和司马戍合拖一具无齿木耙，并肩在海滩上跋涉。他们身后，木耙拖出一道宽约两米、不停地延伸着的平滑沙带。沙带紧贴着海，海水却够不着它，又一鼓一鼓地老想够着它。南琥珀和司马戍手坠在背后，象被紧缚着，这使他们浑身涨满力气。上身前倾，负重乌龟般的头颈长长探出去，似要从身上跳开，似要扑前去咬。

任何上岸或者下海的生物，都会在沙带上留下足迹。

沙带执拗地要把大海裹住。

南琥珀不用回头，凭手掌的感觉就拿得准身后沙带合格。深约寸许，不偏不斜。左边是太阳，右边是大海，潮水爬到距沙带几寸远的地方，伏身退去，抛下一大片泡沫劈劈噗噗熄灭。面前沙滩上的脚印，全是人们白天留下的。他从这些乌七八糟深深浅浅的脚印窝子里，不费劲儿就能瞧出是男是女，瞧出孤独者的沉思、跛子的倾斜、老人的疲乏，还有好些肥臀坐出的坑儿、随意堆起的沙枕头、融化的烟蒂。……老瞅着这些，真丑。丑得久了，他就发木。倒是狗的足迹好看，一只只小酒盅似的，挺规矩。

大耙把所有的足迹统统耙平，随即流出一条轻软沙带。

南琥珀的解放鞋掖在腰里。每一步，他都把脚趾努力张开，深深踩入沙中。若有一着踩中蓄透海水的细沙，那舒服得要叫娘，脚象是化掉了，另有一样东西在下面偷偷动。他和司马戍配合得非常协调，以至他觉得竟是自己一人在拉沙带。换个人来配合就受罪了，步子短半寸，沙带就歪，落脚深浅不一呢？那沙带就成了鬼啃出来的。你没法让他明白他的步子有多蠢，那得花半辈子功夫。与其花那功夫，不如自己也迈他那种蠢步子，也能拉出条合格的沙带。配合嘛，你若老去纠正人家，才蠢呐；你若会适应他的蠢，倒是个小小乐子和两两谐调。和司马戍拉沙带，就是和自己另外一半嵌合，听他的呼吸就知道了。

“歇会吧。”南琥珀说。

两人同时在右脚站住。似乎感到热，彼此站开些，竟有

些不自在起来。

南琥珀回望沙带，薄暮中，沙带恍惚在动。那是海水动的缘故，把沙带推来拽去。但愿明天早晨这条沙带上没有脚印。

“八班的防区比我们起码短二百米，”他说。并不指望司马戍回答。

最好别从我们这段下海。妈的，足足比他们长二百米，军犬还归他们用。而逃犯呢，倒可能从这块下海。明天一查到脚印，祸事就来了。放跑了一个，哼哼，上头要把我们敲打一年。不，不止一年。非得等到你立功，人家才不提以前的事。

“今夜不知谁立功。”南琥珀一笑，仍然不指望司马戍回答。

“就剩一支了，你要不要？”司马戍掏出个瘪瘪的烟盒，口朝上，递到一半不再递了。

“要！”

南琥珀不想抽烟，但是司马戍那讨厌的姿势惹得他非要不可。他说：“要，早想支烟抽啦。别掐断，轮着抽吧，少出个烟头，每人可以多抽两口。”

司马戍手一扭，把烟卷掐断，递给南琥珀半截。

南琥珀想：他才不愿两张臭嘴在一支烟上抽来抽去呐
.....

“你裤袋里放什么东西老碰我大腿。”司马戍望着大海说。烟卷沾在他嘴上，怎么说话也不掉，烟缕从鼻孔钻进去。

你那宝贝大腿碰不得？南琥珀想，老碰我大腿。哼哼，大腿！

噗，南琥珀把熄灭的烟头吐掉。从裤袋里掏出只鹅蛋大的铜龟，托在掌中：“喔——”

司马戍两眼顿时凝定，盯住它，舌头在半张的嘴中冒热气，夕阳停留在脸上，海水似的放光，忽然，他两眼变得极其温柔了。喃喃地发出些惊叹，脸上现出少有的痴色。微微摇头。

南琥珀把铜龟举到夕阳同高：“我探家时带回来的。……二姐出事后，家里想把它当废铜卖掉。哪能卖几个钱？我偏偏喜欢这丑东西。我拿来了。”

南琥珀手掌一翻，让它跌落到沙滩上。几乎同时，司马戍也跌坐到沙滩上，倾身看它：“活物呵，小乖乖……”

“你别想太多。”

“班长，我拿我最好的东西和你换。”

“说了，别想得太多。”

司马戍捧起小铜龟，呆片刻，仰面道：“我拿我换它！怎样？”

“什么意思？”

“你懂。”

“就算我懂，你也得再说一遍哇。”

“在我服役期间，整个人都交给你了，死心塌地！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绝不……”他轻轻道，“和你为难。说实话，我这个兵还是不错的。”

“假如我不把它送你，你就不听我的吗？”

“当然也得听，你是班长嘛。”

“是不是？你没拿任何东西和我换。”

司马戍面容冷硬：“两种听法不一样。”

南琥珀抓住木耙把手。司马戍急忙捧着小铜龟站起来，兴奋地望他。

南琥珀侧身道：“放我裤袋里。”

铜龟又落入他左边裤袋。两人又拉起沙带。小铜龟钟坠般在两人中间晃来晃去，每一步都碰到司马戍那条碰不得的大腿，他呼吸低且粗，弯着铁似的头，半闭眼。

小铜龟活物般在袋中乱扑乱跳。两人都死撑着不语。

“你拿去吧。”南琥珀说。

他们没有停步。南琥珀感到一只手伸入他裤袋。倏地，重物感没了，小铜龟被司马戍取走，放入他自己的另一边裤袋，那里离南琥珀远些。南琥珀的心裂开似地呻吟一声。

又走了许久。司马戍道：“班长，老书上有句话‘大赠无谢’，知道吗？”

南琥珀几乎是愤怒地问：“你干嘛那么喜欢它？”

“说不清楚呵……”

脚下沙滩渐渐变硬，泥土从沙中凸现。他们走到防区尽头，把木耙从沙里提起来。一尊半人高的水泥碑竖在他们面前。正反两面都镌有中、英、日三国文字：军事禁区，非经允许不得入内。中文字大，红漆，占据水泥碑上面一半；英文日文字小些，白漆，占据水泥碑下面一半。南琥珀瞧出它有些倾斜了，顶部破去一角，被人零打碎敲的。他心里怪凄冷，它有何罪呢？没它时，这里只是块普通海滩，人迹不比别处多。自从把它一立，沙滩上的脚窝儿反而多起来了。它阻挡人也诱人哩。让人一见心头便突突的，拚着命也要进来一游。随后才知道这里头和外头一样寡淡。结果水泥碑要被人敲两下：进来时一下——因为它挡道；出去时一下——

因为失望了。

二

南琥珀刚刚分到这里，那位老兵就将二指并在一块指向大海，低低地说：“喏，就在那！”

南琥珀觉得更可怖的是压在耳畔沉重声音。他久久望着凸起的大海，那冷冰冰燃烧的蓝色。海流趴在它下面。涨潮时，它悄悄活转来。越挣动越大，汲聚整个大海的力量，朝这边冲撞，把沿途抓住的一切都扔到岸上来。退潮时，它又以同样的力量和速度扑向敌岛。要是你落入其中，你就甭想再回来。海流会把你咽进去，到那边敌岛才噗地吐出来。那时，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即使你许多年以后侥幸生还，别人也不会把你当成从前的你了。

于是这片弧状海域被划为军事禁区，你若陷入海流远去了，只得对你射去一发子弹。这也是拯救你。

这个秘密藏在大海肚子里，附近的人们都知道，却又搁在自己肚子里，宁可烂掉，也不轻易吐给外人。其实，谁也不清楚海流究竟在哪里，它一日三变，鱼儿似地游来游去。然而老兵们都执拗地对海湾拐角伸去两颗指头：就在那！——十几年的传统了。

南琥珀极想用手去碰碰那亮光光的海水。在别处，太容易了，只没那兴头。在这儿绝对不行，人却时时涌动老大兴头。大海那么温驯，潮头随着他的心思走，白亮亮的舌片伸到他脚跟前，似抚似舔的，而他只能退后几步。

夜里干“潜伏”，南琥珀全身比礁石还硬，眼睛几乎没用，

全凭感觉。你有感觉浑身都是眼，你没感觉浑身肉乱跳；不要担心后面，即使身后站着一头恶鬼，你也得坚定地对自己说：“没有！”这样你才能牢牢守住当前一面。否则，前后左右都是鬼，你哪一面也守不住；如果还不行，你便将冲锋枪从夹肢窝里伸向后面，大拇指倒压住扳机，注意力全用到前方，别怕羞，黑夜遮盖着你。这样，也能获得镇定；还有，帽檐要压低些，肯定能多点安全感，还会觉得自个两眼很有力气；千万别踩上枯枝败叶，它们会咔地一响，把你心脏刺穿。万一踩上了，那你就踩住别动，一动它们又咔地一响；冲锋枪是个安慰，你得牢记住它只是个安慰，千万不要搂火！因为你认准的趴在那儿的敌特十回有十回不是。你只需把眼睛转开，过一会儿再转回来看，就会庆幸自己刚才没犯傻。万一你走火，你在前沿就会被臭翻，侮辱得你直想让那颗子弹打在自己手板上；你千万别信老兵们瞎咋咋的惊险故事，他们是在把老辈人割碎了一块块零卖，他们自己可啥也没有；你一定得学会使自己放松，身上每处都软软的，随便挨住一株马尾松，脑中回想白天这里的地形地貌，于是这个黑夜才会归你所有；最后，你得体会敌特的心情——这太重要了，如果你想赢了，你就得和他们交心，就得有那么一会功夫恶狠狠地把自己想象成敌特，便会大悟：妈的，真正害怕的是他，这儿每棵树每个石头都够他怕的。你好惬意呐，竟有些盼望敌特爬上岸来。哼哼，动的怕不动的，在乎的怕不在乎的，大眼圆瞪的怕半眼微笑的……

还有一绝：

当夜越缩越紧的时候，海风忽然变味，硬得象只榔头敲你的嘴脸。海面上涌来猛烈声浪，如同大海站了起来，轰轰